

阿左林小集

阿左林小集

每冊實價國幣六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譯述者
卡之琳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經理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十一號

卷頭小識

豈非彷彿用得着辯解一下的，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裏出這樣的一本小書。可是這一點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辯解：時代既大，自無奇不有，出一本小書，蓋尋常已極。至於說是閑書呢，大時代裏不相干的事情亦正多，也似乎用不着勉強把不相干的也說上相干去。尤其在文學上，要說相干，什麼都可以說得相干；要說不相干，也就很少說得上相干。躲在馬奇諾防線的戰壕裏編些希脫拉的笑話讓戰士們大家樂一陣，相干之至，可是用以抵擋對面或者背後飛過來的一顆子彈，也無多大用處。然而不，倒不要緊，既說相干了，就得解答另一個問題：要得要不得？我當然是希望這本小書還要得，怕也確乎還要得，儘管人家又怎樣說。例如，去年在一位朋友編文學部門的一個周刊上，先後出現了兩篇也是相識的兩位先生的文章，其一專論「盛世文學與末世文學」，另一講到「許可以說是『大塊大播』」，明白標出的「小花小草」。好文章都能自圓其說，這兩位先生的

見解當然自有道理，並不想把它們的意見斷章截義的提出來加以歪曲，予以攻擊。他們也滿不能動搖我的自信，儘管照這兩篇文章的理論講來，這本小書自然要不得了，因為多分是「末世文學」，必然是「小牯小草」也。在我，「盛世」也罷，「末世」也罷，若論文學，第一還得看它不夠文學；「大」也罷，「小」也罷，首先怕只怕言之無物。何況阿左林先生也寫過西班牙的全盛時代（「西班牙的一小時」），而他和另外一些作家所造成的「九八」（一八九八）運動也正是西班牙現代的文藝復興運動。雖然他把王公貴人和市肆負販，宮廷和鐵匠鋪，用了同樣篇幅，同樣氣力寫，彷彿不知道誰大誰小，什麼大什麼小，他總親切的，生動的給了我們以西班牙人和西班牙。至少我自己這樣一想了，我也就不疏遠了阿左林先生，也就照樣愛了西班牙的國民與國土（當然不是指法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和法朗哥一批人），反過來也就照樣愛了我們的祖國。阿左林先生果然並沒有教我愛西班牙，更沒有教我愛中國，然而從他的作品裏，如同從一切真摯的作品裏，我增得了對於人，對於地的感情，也就增得了對於西班牙的感情，也就

增得了對於本國的感情。因此對於這本小書我總有幾分感情。雖然在一九三六年，在青島，我才起意編這個小集子就逢到西班牙內戰的爆發，而擬名之爲「晚了集」，在一九三七年，在聽說了阿左林先生隻身逃難到巴黎，一隻口袋裏忘了裝的什麼，一隻口袋裏裝了一本「蒙田」以後不久，我從砲火中的上海，雖沒有他老先生那麼狠狠，也實在是輕裝跑出來的時候，我在小提箱裏，在另一本譯稿以外，還放了這一本譯稿。

不錯，這樣久了，光是這本譯稿的歷史說起來也就牽引了我對於許多人與地的感情。

記得遠在十年前，在一九三〇年（？）在北平，由於「駱駝草」的介紹，我首次注意到了徐霞村先生和戴望舒先生從法文轉譯的「西萬提斯的小集」（「西班牙」的選譯本，第一本介紹到中國來的阿左林的著作，直到現在也還是惟一的一本），而且與少數朋友開始愛好了阿左林先生的文章。不久，朋友秦宗堯先生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了英譯本「西班牙的小時」出版的消息，告訴了我，由我轉告訴了另一位朋友，俞復唐先

生，他鄭萬玉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訂購了一本。復唐當時長住在銀閣大豐公寓裏，最愛買書，他的住房就由我們二三熟人當作私人圖書館，我自然也就馬上讀了這一本新書，並且從其中試譯了一個斷片。又不久，看見了望舒在「現代」上陸續發表的這本書的譯文，我就希望他把它全部譯出而且拿出來印單行本。失望於看不見他的譯本的出版，我在早已離開了學校以後的一九三四年春天，從新成立於松公府廢墟裏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出來的舊「日晷」(The Dial)雜誌裏，欣然的發現了不少阿左林小文的譯文。我就在當時所住的東皇城根路邊的一所房子裏，聽着北河沿的駝鈴或午夜牆外的「硬麵饅饅」而譯出了「阿左林具古怪的」及其它八篇，接着又譯出了「奧蕾利亞的眼睛」。那年秋天，住在北海三座門的時候，又從朋友羅大剛先生從法國寄來的一本「交易」(Echanges)季刊裏讀到了「白」(「菲利克思·梵迦士」的第一節)的譯文，發覺阿左林先生的風格已經變了一點，似乎受了喬也思(Joyce)和卜羅思忒(Proust)一些人的影響，可是基調還在，我又很高興的把它譯出了。其後大剛又把「菲利克思·梵迦士」的法文全譯本

寄來了，我又從其中譯出了最後一節，「招租」。還在這以前，我早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了一本簡明西班牙文法，翻看了一點，覺得學了一點法文去學西班牙文相當容易，可惜因趣味太廣，牽纏太多，未能專心的繼續自習，現在倒很想看看阿左林原作的面目。恰好朋友蕭乾先生當時正交結了一位做買賣的極富於幻想與熱情的西班牙朋友，正在與他作一種極可愛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用紗燈交換剃刀片，用花種交換花種（據說這位西班牙朋友在自己的園子裏種了世界各國的花卉）。由蕭乾介紹了，這位朋友從巴塞羅納寄給了我兩本阿左林的著作，一本就是「菲利克思·梵迦士」，一本是「藍白集」（短篇小說集）。蕭乾又把他自己的西班牙文法送給了我。一九三五年春天這幾本書跟我們到了日本，我就託丸替代找了一本也出版了不久的「藍白集」的英譯本（The Sirens and other stories），在寄寓京都的時候，就在與朋友吳廷璽先生同住的一家小樓上，於譯「維多利亞女王傳」之餘，另找了一本西班牙文字典，隨便用原文對照了，選譯了三四篇小說。我雖然還不能讀原著，對照一下，還知道改正了英譯本裏的章節上的變動，與

原文的句法上的出入，甚至於一兩點筆誤或刊誤。回國以後又譯了幾篇。一九三七年春天從北平回南方，在上海望舒那裏碰起了這個小集子，就託他找我從「日晷」上轉譯下的那幾篇的原文，他就告我「奧雷麗亞的眼睛」就是「西班牙」裏的一篇，並且把原文給我看了，由他的幫助，我改正了幾點自己的譯文。至於「阿左林之古怪的」及其它幾篇則沒有查到出處。他又把「堂、謹」英譯本和原本借給我讀。我又從英譯本裏參照了原文在真如朋友李健吾先生家裏，在譯了「阿道爾夫」以後，選譯了八個斷片。這些斷片沒有拿出去發表，這本小書沒有接洽交書店出版，就發生了戰爭。當年秋天譯稿就跟了我到了四川，那幾本西班牙文書纔則連同我存在青島的較精選的書籍和作爲紀念品的朋友們的著作被延遲帶到了開封，然後於次年斷送在開封。我於一九三八年暑假到北方去的時候，因爲曾借給朋友張充和小姐讀，而就託她代爲保存。一年後從北方回來，又在四川住了一年，我終於把這本小書忘記了。前年到昆明來，在充和那里，經她提起了，才又想起了它的存在。它居然還被溫柔的保護人不遠千里的帶到了昆明。在

朋友林徽因女士那里，偶爾提起了，我又很高興的發現她還懷念這些譯稿裏的「耽樂」和「燈蛾和火燄」。跟當時在昆明的巴金先生談起了，他就要我寄上海付印，我答應在卷頭寫了幾句話就寄去，可是一直懶得動筆，直到去年巴金又來了昆明，又面催了我，又到他去了桂林，又寫信來催了我，我還是沒有寫，於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了。

此刻巴黎失陷了快兩年了，不知道阿左林先生是否只好又逃回了老家。那位西班牙朋友前幾年聽蕭乾說正在政府軍裏作戰，以後沒有了消息，還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蕭乾本人現正在戰時的英國，大剛由於我疏懶，從我離開了上海，與我就失去了通訊的聯絡，大概還在淪陷以後的法國。望舒在「陷落」的香港又如何了？復唐想必在浙江鄉下，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的邊線上，如何處置他那些洋書，藏在無名的山中嗎？還有在上海的朋友呢？還有聚了又散處了各地難得通消息的朋友呢？如今正是人與地的失調的時代！……

夠了，由本屬多餘的辯解這本小書的出版而說明輯譯與保存它的經過，而終於不自

覺的作了我個人的抒情，人世的牽涉也真太多了。算了，還是簡簡單單讓讀者自己直接自
跟這本小書發生各自不同的關係吧。

卞之琳

昆明，二月四日，一九四二。

...

阿左林小集

目錄

「阿左林是古怪的」	一
孤獨者	三
「晚了」	五
上書院去的路	七
卡樂思神父	九
葉克拉	一二
讀書的嗜好	一三

早催人

.....二五

二寶盒

.....二七

奧蕾麗亞的眼睛

.....二九

「堂」謹「斷片

.....二六

「一」女住持

.....二五

二金匠店

.....三三

三記者

.....三一

四老樹

.....三一

五音樂大師

.....三一

六誘惑一

.....三一

四

小集

七誘惑二

八 最後的一晚

「菲利克思·梵迦士」斷片 : : : : : 四七

一 白

二 招租

玫瑰，百合，翦邊羅 : : : : : 五四

迷惘 : : : : : 六二

耽樂 : : : : : 六九

演說家 : : : : : 七七

改心 : : : : : 八六

飛蛾與火燄 : : : : : 九六

「阿左林是古怪的」

聽主婦對我說：「把你的帽子放開吧，」我覺得窘極了。我把它放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怎樣把它放開呢？我筆直的坐在一張靠椅的極邊上；把手杖擱在兩腿間，帽子擱在膝頭上。怎樣把它放開呢？放到什麼地方去呢？牆上我看見他們的女兒所畫的花卉畫；天花板上裝點着藍雲，雲間有一些燕子在飛。我在椅上稍爲扭動了一下，回答主婦的一句話：「今年真是熱。」於是，談話中止了，我就觀察陳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思想使我不安了：這些囂張的新陳設品對稱的安排着——或是，更糟了，故意不對稱的安排着——這些從勸業場或是骨董舖裏挑來的陳設品，我當然不願意人家要我批評。我想得出來什麼話來說呢，對於這些觸目的疊椅，椅背倒裝，漆白堊，做螺鈿紋，沒有一個高雅的房間不會有的？我作何感想呢，對於壁爐檐上的花瓶以及瓷器上的小畫？主人打破了沉默，問我對於最近的危機有什麼意見；我抓住了他的話頭，好像一個沉溺的人抓

「阿左林是古怪的」

住了一根稻草，希望得救，因為內心的糾葛正在拖我下去呢；可是我發覺我對於最近的危機沒有什麼意見。

接着又是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延擱下去的時候，我儘摸手杖的柄。臨了主婦不相干的拉扯了幾句，我又是唯唯否否的漫應幾聲。

為什麼我要作這些拜訪呢？不，不，這些童年的感覺在我是太親切了。我從不曾有過拜訪的念頭，在那些天花板上畫燕子的房間裏我不能作任何感想，對那些人我也想不到什麼話來回答他們的談論。而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告訴他們說我是很聰明的——這一點我不相信——他們客氣的表示同意，搖搖頭，加上一句：「是的，是的；可是阿左林是古怪的。」

孤獨者

他住在我們的對門；是一個好清潔，不愛說話的人，常帶着兩條狗；主要的樂趣是在於種許多樹。……每日，在一定的時間，他坐在俱樂部花園裏，有幾分憂鬱，有幾分厭倦；過了一會兒他開始吹吹哨子玩。於是一樁奇事發生了：園林裏所有的小鳥全高興的加入了，大家喊着大家唱着；他走來走去，把他帶在口袋裏的麵包屑給它們撒一些。他全認識：小鳥，兩條平靜的靈猴，樹，就是他所有的朋友了；他用名字來稱呼小鳥，當它們在細沙上撲來撲去的時候；很親愛的他怪這一隻昨天沒有來，歡迎那一隻今天第一次來。等它們都吃完了，慢慢的走開，背後跟着兩條沉默的大狗。

他在城裏做了許多好事；可是人是又無常又不仁。有一天，因為他們的忘恩負義而厭惡，而氣忿，他下鄉去了。現在他再也不進城一步，再也不與人來往；他過一種索居的生活，一手經營了，親自照料着幾座茂密的園亭。爲的怕這太脆弱，不合他住，他築